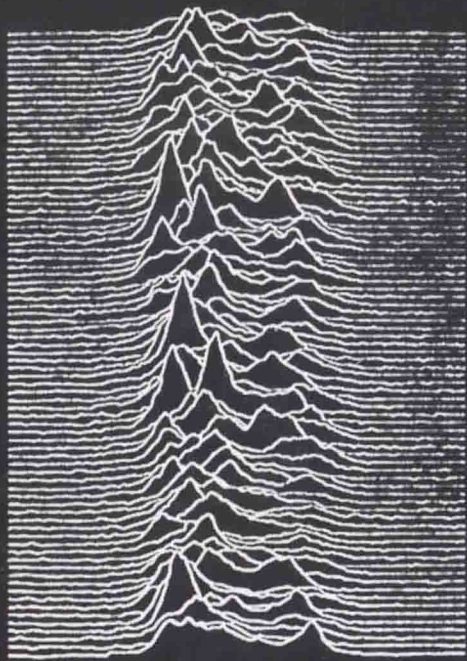


有生之年非听不可的

(第8版)

1001张唱片

1001 ALBUMS YOU MUST HEAR BEFORE YOU DIE



罗伯特·迪默里◎主编
ROBERT DIMERY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有生之年非听不可的 1001张唱片

罗伯特·迪默里◎主编
张阅 邵逸◎翻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有生之年非听不可的 1001 张唱片 / (英) 迪默里主编; 张阅, 邵逸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9
书名原文: 1001 Albums You Must Hear Before You Die
ISBN 978-7-5117-2279-9

I. ①有… II. ①迪… ②张… ③邵… III. ①歌曲—世界—选集 IV. ①J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87945 号

Original title: 1001 ALBUMS YOU MUST HEAR BEFORE YOU DIE
© 2005–2014 Quintessence Editions Ltd.
Chinese edition © 2014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有生之年非听不可的1001张唱片

出版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贾宇琰
责任编辑: 饶莎莎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42 (编辑部)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5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印 刷: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60 毫米 × 210 毫米 60 印张
版 次: 201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8.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cctphome)
淘宝网: 编译出版社书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刷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66509618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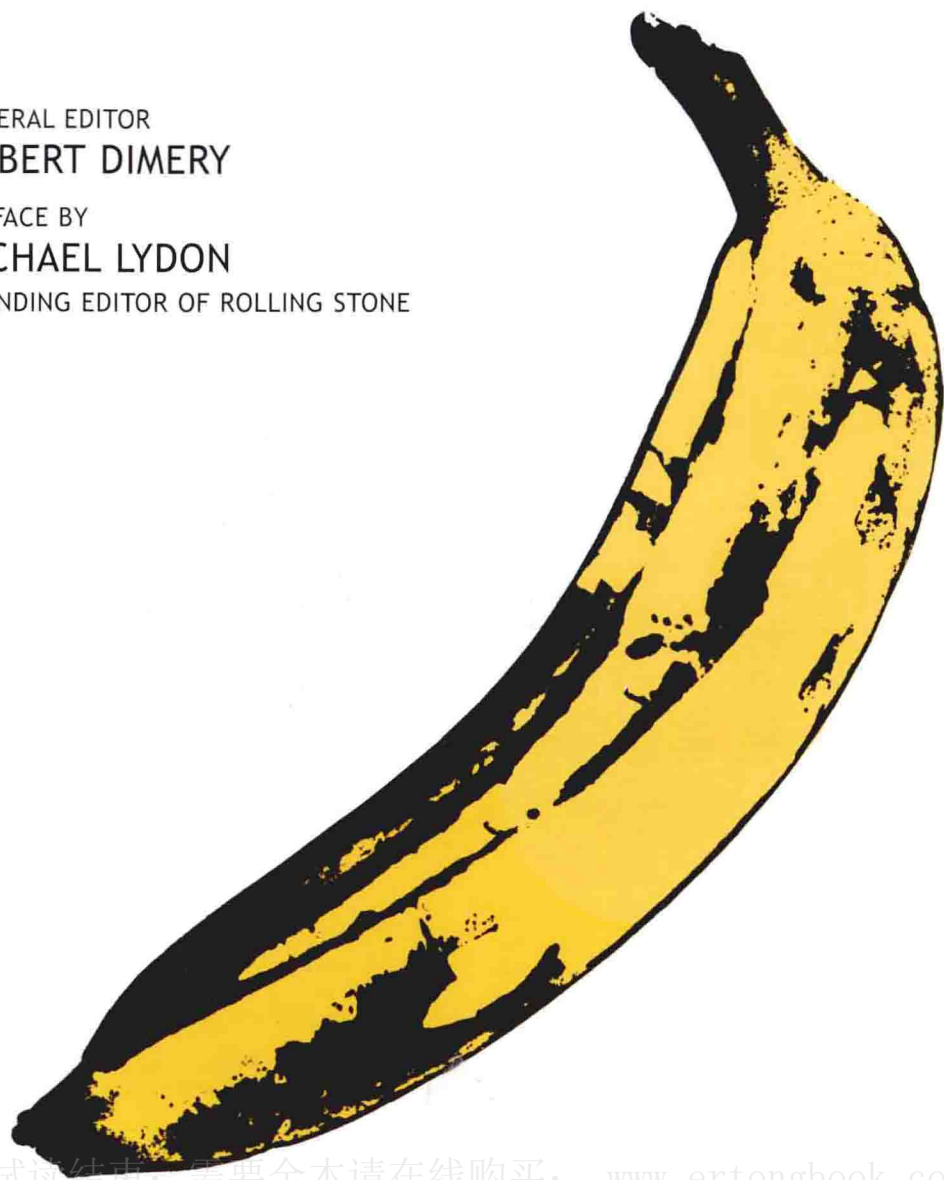
序	006
引言	010
撰稿人	012
唱片索引	016
20世纪50年代	020
20世纪60年代	046
20世纪70年代	192
20世纪80年代	448
20世纪90年代	632
21世纪	854
艺术家索引	952
图片来源	960
致谢	960

1001 ALBUMS

YOU MUST HEAR BEFORE YOU DIE

GENERAL EDITOR
ROBERT DIMERY

PREFACE BY
MICHAEL LYDON
FOUNDING EDITOR OF ROLLING STONE





有生之年非听不可的

1001张唱片

罗伯特·迪默里◎主编

张阅 邵逸◎翻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有生之年非听不可的 1001 张唱片 / (英) 迪默里主编; 张阅, 邵逸译.
—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9
书名原文: 1001 Albums You Must Hear Before You Die
ISBN 978-7-5117-2279-9

I. ①有… II. ①迪… ②张… ③邵… III. ①歌曲—世界—选集 IV. ①J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87945 号

Original title: 1001 ALBUMS YOU MUST HEAR BEFORE YOU DIE
© 2005–2014 Quintessence Editions Ltd.
Chinese edition © 2014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有生之年非听不可的1001张唱片

出版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贾宇琰
责任编辑: 饶莎莎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42 (编辑部)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5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印 刷: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60 毫米 × 210 毫米 60 印张
版 次: 201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8.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cctphome)
淘宝网: 编译出版社书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刷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66509618

目录

序	006
引言	010
撰稿人	012
唱片索引	016
20世纪50年代	020
20世纪60年代	046
20世纪70年代	192
20世纪80年代	448
20世纪90年代	632
21世纪	854
艺术家索引	952
图片来源	960
致谢	960

序

Michael Lydon, 《滚石》杂志 (Rolling Stone) 创刊编辑

声音录制历史上的重大纪念日：

1877年，Thomas Edison为寻求一种录下电话留言的方式，发明了留声机，并准确预言到不久后每家每户都会拥有一台。

1925年，唱片电气化，用麦克风录音，用扬声器播放。

1948年，Ampex公司推出可编辑磁带录音，它的第一个大客户是：Bing Crosby。

20世纪50年代初，我，一个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孩子，开始对音乐产生了兴趣。我们的起居室有一架Victrola牌留声机，它下面的柜子里，有些厚厚的黑胶老唱片，它们是如此脆弱，以至于在我长到足够大之前是禁止触碰它们的。爸妈买过几张热门单曲唱片，但我们拥有最多的，是那种看起来像相册的“唱片册”：有内页纸套的硬纸板包装，装有三四张甚至更多张碟，听时需要翻面或者每隔四分钟更换一次。我们听过贝多芬的交响乐，《Peter And The Wolf》，还有《Porgy And Bess》。

然后，似乎一夜之间，一切都改变了。单曲碟变小了，中间有个大洞，每分钟旋转45转。唱片变成轻巧、不易破损、每分钟转数为33 1/3的长时播放 (LP) 碟片，这听起来好多了，两面都能播放二十分钟，塞进有品位的封套里，还有照片和内页说明供你边听边研究。《Benny Goodman At Carnegie Hall》、《My Fair Lady》和《Errol Garner's Concert By The Sea》——这些早期密纹唱片浸透我年轻的灵魂。

起初，流行唱片大多不过是热门单曲合集，但爵士和摇滚音乐家们热爱密纹唱片的播放长度和“高保真”声响带来的丰富可能性。正如作曲家们曾以交响乐的形式创造过辉煌，他们也开始采用密纹唱片来发表个人音乐宣言。Frank Sinatra的《In The Wee Small Hours》(1955) 和Ray Charles的《Genius Hits The Road》(1960)，成为我们后来称作“概念专辑”的那种唱片的早期范例。

在新的十年间，据公告牌 (Billboard) 统计，持久耐用的密纹唱片的销量超越用过即扔的45转唱片，卖掉四百五十万到六百万张——在美国的确如此。在英国则多用了八年，密纹唱片的销量才

超过单曲和EP（慢速播放碟，含四五首歌曲）的销量。许多60年代产生的流行明星，都有个经典的成长曲线，即是以打榜单曲为开端，到变成“唱片艺人”而达到成熟期。他们的听众也跟着照做，从单曲到密纹唱片阶段，把它们作为热爱又珍藏的财富小心装箱，从家里搬到大学，再搬到第一所公寓。无论是听《Disraeli Gears》还是《Aretha: Lady Soul》，唱片成为百万条生命敞开心智的里程碑：我们就是我们所倾听的音乐。我们通过唱片，紧跟20世纪60年代喧闹的文化争论：Bob Dylan用他辛辣的《John Wesley Harding》回答The Beatles奢华的《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The Rolling Stones以回归本源的《Beggars Banquet》宣布放弃《Their Satanic Majesties Request》那种泛滥的迷幻乐。要是你仍然无法理解唱片狂热症，就去读读Nick Hornby那本娱乐性极强的小说《高保真》（High Fidelity）或者看那部电影，你就会懂了。

偶尔，当一张密纹唱片放不下所有音乐时，艺术家们会发行“双碟唱片”——有些是华而不实的巨怪，另外一些则是受欢迎的杰作，例如Dylan的《Blonde On Blonde》和The Who的《Tommy》。无论单碟还是双碟，经典的密纹唱片称雄了三十年，时间长得足以将前卫摇滚、朋克、迪斯科和早期说唱乐传递给世界。接着，1985年，一种革命性新载体降临了：数字光盘。光盘能播放一个小时甚至更久，具有嘶嘶声少、无刮声的明亮声响，而且从不磨损。但光盘还有两个弊端。第一，因为比密纹唱片要小得多，它们那种照片加说明的包装少了点图像冲击力；第二，正如吉他手们更偏爱真空管放大器，而不是晶体管放大器，有鉴别力的音响发烧友更偏爱密纹唱片那种较暖的声音——以乙烯基凹槽捕捉音乐声波的“模拟”状态——而不是光盘那种较冷的声音，光盘是将声音“数字化”为计算机代码的长字符串，印刻到发亮的金属膜上。

“黑胶卢德派”【译注：卢德派（Luddites）是19世纪初英国手工业者组成的集团，他们反对以机器为基础的工业化】的嚎叫都落了空。光盘，其声音迅速改进，从1988年开始超过密纹唱片的销售，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密纹唱片实际上已从唱片新市场销声匿迹，尽管后来有无数伟大的密纹唱片以光盘再版，常常还带上附加曲目。世界各地的音乐爱好者们渐渐同意，一张光盘可当成一张

唱片——一种新型唱片，或许同样也是种令人欣悦的媒介，能承载有意义的音乐宣言。（确实，光盘能够不间断播放，这意味着有些密纹唱片以这种形式出现效果更好——想想Marvin Gaye的《What's Going On》吧，作为连续不断的组曲听最棒。）另一方面，光盘对传统的唱片概念也提出了挑战。由于光盘将音乐保存为数码信息，所以其音乐以方便计算机采用的形式面向消费者们。到了2000年已无所不在的个人电脑，它们允许数码化的音乐通过因特网流向世界，听众也开始一首首地抓取他们所爱的音乐，从合法和非法网站下载歌曲，然后烧成他们自己的光盘，与朋友们分享。这些趋势（我写此文时仍在改变）减弱了唱片相较于单曲的传统优势。但是没签约的乐队依然渴望签下唱片合约，而且大多数乐迷依然觉得要获得真正的艺术作品，还是应该拥有他们最喜欢的乐队制作并出售的实体光盘，将它们握在手中。

唱片如今已有半个世纪之龄，成为流行文化中的重要物件和经验已久。若说单曲像杂志和电视节目，那么唱片就像书籍和电影了。它们承载着一定的重量和影响力——《The Godfather》、《Thriller》和《Bridget Jones's Diary》都触动过无数生命。对音乐家来说，做一张唱片，提出了作家和电影导演们所面对的同类挑战；这同样要求他们对卓越之境努力争取，也同样激励他们对财富名望充满野心。尽管唱片经常是协作完成的，但它们倾向于有一位占主导的作者——决不会总是主唱或主演奏者——和（通常情况下是）一位做幕后工作的制作人。正如书籍和电影，唱片以熟悉的形式到来，舒服地套入众所周知的类型，却依然能以新鲜的内容和新颖的风格令我们吃惊。当一张唱片千方百计地，或者凭借音乐魔力，打动易感的心弦，其音乐经由互联的媒体网络倾泻入广阔的听众世界，在服装和俚语方面开创新时尚，让一度的时髦乐迷立即变成憎恨那种让年轻人翩翩起舞的新声响的“老古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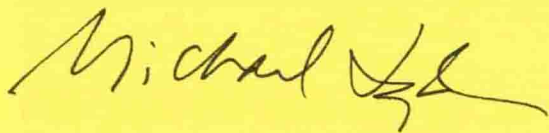
听第一遍时，展开的唱片正如展开的书籍和电影，每一首曲目（或篇章、场景）都将我们一步步引领至未知领域，越过那些可怕的峰峦和平静的水面。随着我们数周数月地探索这张唱片，每次回放都能听到新的美丽之处。确实，那也许就是我们如何体验书籍、电影和唱片的最大区别：就算我们爱上一本书或电影，也不大可能

重读或将这电影看上超过三四次。唱片陪伴我们数月，经常是数年。我们听它们没数千遍，那也有数百遍，尽管很少全神贯注；我们潜移默化地吸收乐句和诱惑，直到发现自己随着音乐唱歌、幻想着抱着吉他演奏，甚至音乐忽然就在我们的头脑中响起。

人们对于他们的黑胶珍藏和大量光盘所怀有的爱本身就是有力的证据，证明唱片是有价值的艺术品。作为一个靠暑期工和奖学金过活的大学生，我曾一小时一小时地浏览一箱箱密纹唱片，努力决定到底哪一张值得花费我宝贵的2.99美元。这个给自己的唱片内页说明写些古怪诗歌的Bob Dylan是谁啊？1968年的新年，在崭新的《滚石》杂志（Rolling Stone）光秃秃的阁楼办公室里，我们听过了《Magical Mystery Tour》（在美国发行为一张唱片），“All You Need Is Love”在我们头脑中回响。同年晚些时候，我们在旧金山刚开的Tower唱片公司排队购买“白色唱片”。Ray Charles刚刚去世后，我听着他最后那张唱片《Genius Loves Company》，泪流满面。

我们听着唱片跳舞、开车、争吵、大笑、做爱，音乐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灵魂。我们后来可能发觉有些唱片太孩子气了，但可能当时我们也很孩子气。那是不是一张Eddie Cochran、Fats Domino、James Brown、David Bowie、Led Zep、Funkadelic或Nine Inch Nails的唱片并不重要。正如Sly Stone乐队早在1973年的一张唱片里的所唱到的那样：“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是时候结束这篇前言，翻开书页了。我知道，你将在这伟大的唱片银河中发现几十张你的最爱，而且我希望，在翻阅本书时，你会再挑出一些列入你的清单——看《有生之年非听不可的1001张唱片》之前，你可能从未听说过它们。



于美国纽约

引言

本书主编 罗伯特·迪默里 (Robert Dimery)

唱片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背景音乐——而我们中更资深的乐迷更是沉迷其中。此外，略读《有生之年非听不可的1001张唱片》，你就会发现，这些唱片也追溯了过去半个世纪音乐口味迅速而惊心动魄地兴衰起落。

这本书的广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机会，去重新审视对这五十年间音乐史上所公认的高峰低谷的评价。20世纪70年代经常被贬斥为生机勃勃的60年代的一位衣衫褴褛的穷亲戚，可是，一个孕育过重金属、华丽摇滚、雷鬼、迪斯科、朋克、新浪潮、后朋克，以及Marvin Gaye的《What's Going On》的十年，怎么能得到这样糟糕的舆论批评？更重要的是，有些年份，例如1967年，经典唱片的发行量高产到荒谬。

当然，这里对于唱片的总体挑选标准极其主观。作为编辑，我为编汇名单担负了很大的责任，但是如何极力赞美项目总监Tristan de Lancy精力充沛地录入工作都不为过。而你将读到的文章的作者中，也不乏提供无价之帮助与建议者，他们帮助我们摆脱平庸之礁石，直入崇高之海峡。

你们有些人可能会问，很多艺术家需要不同的条目来定义。依我看，像Joni Mitchell、Elvis Costello或Nick Cave这样天赋异秉的歌曲作者，肯定会给予这样的注意，以便传达有关他或她的作品的广度及发展方面的观念。你可能也会发现，同一位艺术家会在我们的作者间激发大相径庭的看法。这在我看来，是天大的好事降临——我们在此追求开明广博、清晰有力的个人观点，而非索然无味的一致论调。

在这本书中，你还会发现海量的关于这些唱片创造起源的迷人琐事。哪张唱片，在John F. Kennedy（肯尼迪）总统遇刺后出于尊敬而推迟发行？是什么启发Paul Simon创作出“Mother And Child Reunion”？在The Super Furry Animals的《Rings Around The World》中，Paul McCartney“扮演”了什么植物？读一读，就能找出答案。

将审阅成果集中后，最棒的事情之一就是随之迸发而出的成堆的惊喜。20世纪50年代或许记录了摇滚乐的清晨，但是，要论高质量、连贯一致的密纹唱片，那个时期的爵士乐使得早期摇滚乐手毫无还击之力。（可敬的例外者，包括Little Richard和Fats

Domino——在此讨论过他们各自的一张唱片，都是一场从头至尾的欢乐体验。）同样，迪斯科在单曲榜上的销量甩开朋克老远，可是除一小撮艺术家之外（令人赞叹的Chic、Michael Jackson无与伦比的《Off The Wall》），迪斯科艺术家没有留下多少经典唱片。

“那么《Saturday Night Fever》呢？”你可能会问。没错，你在本书中不会发现“各位不同艺术家”的合辑或原声唱片，尽管我们也为全部由一位特别的艺术家的原创作品构成的原声唱片留下了空间。否则，我们就没办法向你们介绍《Superfly》、《Shaft》或者《Purple Rain》——流行乐界三座里程碑，它们也分属Curtis Mayfield、Isaac Hayes和Prince最棒的部分作品。

唱片相关发行细节（厂牌、日期、专辑曲目等等），依照其首次发行状况以及艺术家的原国籍列出。所以，此处任何一张The Beatles的唱片，给出的曲目排列顺序都依照其英国发行版本（Parlophone唱片出品），而非其对应的美国版（Capitol唱片出品）。

我们列专辑曲目也采取排除任何附赠曲目的做法，因为它们不属于原版包装的部分。作者认为的关键曲目都用▶标出，要是有什么特别强大的曲目后来收入该唱片的重发版，从而使唱片拥有更加令人垂涎的前景的话，我们通常也都会提到（比如说，“Teenage Kicks”并未收入The Undertones的首版处女唱片，但若完全不提及它，那就是极其无礼的事）。

只要有可能，我们也会提及为唱片封套做艺术指导的幕后人。你会注意到，某些姓名多次地出现，这些视觉大师负责设计了流行音乐史上某些最具标志性的唱片封面。再提一下，要是你回顾20世纪50年代，艺术指导经常都是无名英雄，这些唱片公司艺术部门的成员，既不期待也得不到署名。

最后，我们尽力确保这本书列出的全部唱片都是目前可以购买到的。某些情况下，被推荐的唱片会与同一位艺术家的另一张唱片捆绑重发光盘版。

我希望你能发现，在此囊括的艺术家及流派，能为过去五十年间发行的部分最伟大的唱片做个激励人心的引荐。在令此书开花结果的数月间，我自己都学习到令人惊异的大量内容——而最首要的事情是：音乐是你永远不会觉得过量的一样东西。

撰稿人

Manish Agarwal (MA) 为伦敦《Time Out》的电视及音乐部门、《Times》、《Sunday Times》、《Kerrang!》、《Mojo》、《Q》以及独立音乐杂志撰稿。

Leanne Alberghini (LA) 为珀斯的《X-Press》杂志撰稿，最近在墨尔本为《In-press》杂志撰稿。

Theunis Bates (TB) worldpop.com网站的编辑，也是《Touch》杂志的撰稿人。他还为《Time》做流行音乐报道。

Mark Bennett (MBE) 生活在伦敦。他为吉尼斯和BBC撰写音乐方面的文章。他喜欢Kraftwerk乐队、读《Look-In》旧刊以及吃大餐。

Mark Blacklock (MBL) 《Bizarre》杂志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的音乐编辑，也为《Guardian》、《Telegraph》及无数杂志供稿。他曾促使传奇的戏剧界另类人物Ken Campbell与Skam唱片公司的怪客们Wevie Stonder同台。

Keeley Bolger (KB0) 是一位自由职业记者，他为Channel 4、BBC、Holy Moly网站和《The Sun》撰稿。

Mary Boukouvalas (MBO) 是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一位摄影记者。她为墨尔本的《Beat》杂志和加拿大网站blistering.com撰文、摄影。

James Bradley (JB) 生于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目前在伦敦生活工作。他酷爱黑胶唱片，付诸七年心血打造《Book of British Hit Singles & Albums》一书，并曾在Business Affairs公司旗下的一家主流唱片厂牌任职。

Chris Bryans (CB) 《Record Collector》杂志的撰稿人。显然，这令他被公开指责为怪癖的收集者。他的专业领域是朋克，所以据说他用安全别针装饰衣服，以便维护他的街头信誉。

Kenneth Burns (KB) 生活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他在那里做周报《Isthmus》的编辑和作者。由于他本人是在

纳什维尔长大的，那他自然也会创作并演唱乡村音乐。

Garth Cartwright (GC) 出生于新西兰，定居于伦敦，写过《Princes Amongst Men: Journeys With Gypsy Musicians》一书。他为《Guardian》、《FRoots》、《Uncut》和《Songlines》撰稿。

Stevie Chick (SC) 为《Melody Maker》、《Mojo》、《Kerrang!》、伦敦的《Evening Standard》、《The Times》、《Sleazation》、《NME》和《The Stranger》供稿。他还创办了《Careless Talk Costs Lives》，并参与编辑《Loose Lips Sink Ships》。

Jason Chow (JC) 为加拿大多伦多的《National Post》撰稿，而且是当地乐队The Good Soldiers的成员。他们的第一张唱片于2006年发行。

Karen Conrad (KC) 为《Guitar》、《Beat》、《Age》、《Herald Sun》和众多澳大利亚音乐杂志供稿。她目前正在完成一本有关名人深度访谈的书。

David Crawford (DC) 在他性格形成的那些年都逗留于唱片店。他为《Screen International》、《Television》、《Radio Times》和新闻协会撰稿。

Stephen Dalton (SD) 为《Times》、《Uncut》、《NME》、《The Scotsman》和其他发行物写关于音乐和电影的文章。他不住在伦敦，从没写过书，也没有爆料过在异域他乡跟Bono和Madonna喝鸡尾酒的那种轶事。

Jamie Dickson (JDI) 自1999年起就在伦敦做《Daily Telegraph》的音乐撰稿人。在此之前，他在利兹大学学习过摇滚和流行乐，自青春时代起便是出来表演的音乐人了。

Robert Dimery (RD) 是自由职业作家及编辑，已写作和编辑过各种书籍，包括Tony Wilson的《24 Hour Party People》、《Pump Up The Volume: A History Of House》和《Breaking Into Heave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tone Roses》。

他对一些关于古典唱片单曲的书籍亦有贡献，也为各种各样的杂志工作过，包括伦敦的《Time Out》和《Vogue》。

John Doran (JDo) 已做了八年记者，其间为《Loaded》、《Marie Claire》和《Later》这些杂志撰过稿。他是《Bang》的执行副主编，还为《Playlout-er》、《Disorder》、《Bullitt》、《Metal Hammer》、《Classic Rock》、《Plan B》和《Rip & Burn》撰稿。他作为法庭书记官和新闻及特别专职作家的工作成果，也出现在许多英国全国性的报纸上。

George Durbalau (GD) 是罗马尼亚最重要的音乐杂志《Sunete》的总编。在此之前，他是《Mixexpress》杂志的编辑，还是Radio Special电台的DJ，主持过一些日常摇滚节目。

Daryl Easlea (DE) 是《Record Collector》的前副编辑。他的作品也曾在《Mojo》、《Mojo Collections》、各种《Q》及《Mojo》特刊、《Uncut》、《Guardian》、《Independent》、《Glasgow Herald》、《The Encyclopaedia of Popular Music》和thebbc.co.uk网站上发表过。他也为光碟、唱片DJ们、广播做编汇及注解工作。他还是位天生舞者，也是《Everybody Dance: Chic & The Politics Of Disco》的作者。

Patrick Emery (PE) 为墨尔本的周刊杂志《Beat》撰稿。他也是悉尼车库朋克网络杂志194Bar.com和FasterLouder.com.au的定期撰稿人。

Ross Fortune (RF) 是伦敦《Time Out》的前音乐编辑，他在那里工作了近十年。如今他已定居于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市。

Will Fulford-Jones (WF-J) 白天为伦敦《Time Out》编辑旅游指南，晚上撰写音乐方面的文章。

Andrew Gilbert (AG) 是一位自由撰稿人，他为《San Francisco Chronicle》、《Boston Globe》、《San Jose Mercury News》、《Contra Costa Times》和《San Diego Union Tribune》报道爵士及

巴西、西非和非裔加勒比地区的音乐。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还在洛杉矶经营过Jazz Bakery酒吧。

Jaime Gonzalo (JG) 20世纪70年代开始其写作生涯，为西班牙的摇滚地下刊物撰稿。如今他是创办于1985年的西班牙首席摇滚月刊《Ruta 66》的主编之一。

Lino Portela Gutiérrez (LPG) 为西班牙的《Rolling Stone》工作，也为《El País》的音乐副刊《Tentaciones》供稿。他还为西班牙的音乐电视台40TV和Antena3 Televisión工作。

Jim Harrington (JiH) 为《Oakland Tribune》和美国报业公会(ANG)的报纸做流行乐及爵士乐评论。他的作品常刊登于杂志《Rolling Stone》、《Razor》上，也在其他一些美国报纸上发表。

Jon Harrington (JoH) 是MTV台的特约撰稿人，他也定期为《Mojo》供稿。

Sophie Harris (SH) 为《Mojo》和伦敦的《Time Out》撰稿，也帮盗版音乐杂志《Loose Lips Sink Ships》写稿。她为BBC的6 Music电台评的史上最伟大单曲做介绍指南，也为BBC全球广播节目、LBC和Radio 5工作。

Michael Heatley (MH) 编辑过《History of Rock》的分册。从那时起，他写了一百多本体育、音乐及电视方面的书籍，编辑过音乐杂志《Record Buyer》，写过无数唱片封套内页介绍，还为《Record Collector》、《Classic Rock》、《Guitar》、《Music Week》和《Radio Times》供稿。他编辑过备受赞誉的《Virgin Rock Encyclopedia》。2004年底，凭借《John Peel: A Life In Music》登上畅销书榜单。

Alexandra Heller-Nicholas (AH-N) 编辑澳大利亚最大的黑暗另类音乐及文化杂志《Fiend Magazine》。她虽专攻哥特、工业、电子音乐，但她的口味也广而杂。她还定期为墨尔本的《Beat》杂志供稿。

Matthew Horton (MHo) 是Orange门户网站的前音乐编辑，但现在他整天都忙

着拼凑新的音乐网站Shabby Culture，在Jukebox Junior上写博客。他与妻子和女儿们生活在肯特。

Claire Hughes (CH) 为伦敦的《Time Out》、《Dazed & Confused》、《DJ Magazine》等出版物做音乐、旅行类自由撰稿人。她是《Waking Up In Chicago》的作者，即关于这座城市(音乐圣地)的以音乐为基础的旅游指南。

Tom Hughes (TH) 是一位作家兼副主编，他为英国多家出版物工作，包括《Select》、《Independent》、《NME》，近期是《Guardian》，他也为多家网站和学生杂志供稿。

David Hutcheon (DH) 是《Sunday Times》、《Mojo》和伦敦《Time Out》音乐栏目的长期撰稿人。

Seth Jacobson (SJac) 为《Daily Mirror》、《Jack》、《Sleazebation》、《Dazed & Confused》杂志写音乐及流行文化方面的文章，他还为《Bizarre》杂志涉足生活中较怪异的方面。

James Jam (JJ) 为《NME》供稿，热衷于在他不定期出版的乐迷杂志《Boyeater》上动情地对怪兮兮的低保真朋克摇滚喋喋不休。他也在为他的第一本书做研究：一本琐碎、煽情的书，讲述关于桑德兰(Sunderland)朋克摇滚圈的一切。

Tim Jones (TJ) 自1998年起为《Record Collector》工作。他还为Universal和Warner Bros.这样的公司写唱片封套介绍，出版过一些书籍，包括SAS这样的主题。

Ignacio Julià (IJ) 自1985年起即为今日经典《Ruta 66》的联合总编。他出了十几本关于摇滚乐的书，其中还有以The Velvet Underground和Sonic Youth为主题的。

Stan Jarin (SJar) 一生都致力于建构一套可观的音乐史知识体系。2004年，Rambler's Jack Elliott跟Jarin一家相处了近一个月。

Luke Jolly (LJ) 1994年抛弃了医疗课

程，一年年沉溺于音乐。他的作品发表于brownnoiseunit.com网站、《Beat》、《Mix Down》、《The Brag》和《The Echo》。

Yoshi Kato (YK) 居住在旧金山湾区。他目前在为《San Jose Mercury News》、《Contra Costa Times》和《Downbeat》供稿，也为《Vibe》写稿。

Emily Kelly (EK) 毕业于媒体专业，然后为各种各样的出版物撰稿，网络和纸质的都有。目前，她把很多时间和相当大的精力都献给为墨尔本的《Beat》撰文。

Jake Kennedy (JK) 是《Record Collector》杂志的评论编辑。他为数不清的放克乐唱片写过封套内页介绍，还是《NME》和BBC的通讯记者。

Miles Keylock (MK) 在南非写音乐及文化类文章。他为《SL Magazine》、《Black Business Quarterly》和《GQ South Africa》杂志撰文。他也为《Cape Times》和《Mail & Guardian》写评论。

Johnny Law (JLa) 曾在爱丁堡的一家唱片店工作，直到Take That乐队逼他出去。他管理着Channel 4的电视单，编辑C4的媒体网站。

John Lewis (JLe) 是伦敦《Time Out》的助理音乐编辑，也为《Mojo》、伦敦《Evening Standard》、《Straight No Chaser》、《Wax》和《BBC Music》写音乐类文章。他编汇过不少唱片。

Christoph Lindemann (CL) 是德国最大的音乐期刊《Musikexpress》的撰稿人及编辑，他也为德国的《Rolling Stone》、纽约的ABC新闻台《Primetime Live》栏目工作过。2000年，他对《Made In Germany: The Hundred Best German Records》一书亦有贡献。

Pat Long (PL) 生活在伦敦，是《NME》杂志的评论编辑。有人说他在唱片上花的钱太多了，但他会争辩这还远远不够。

Michael Lydon (ML) 自1964年起便开始为